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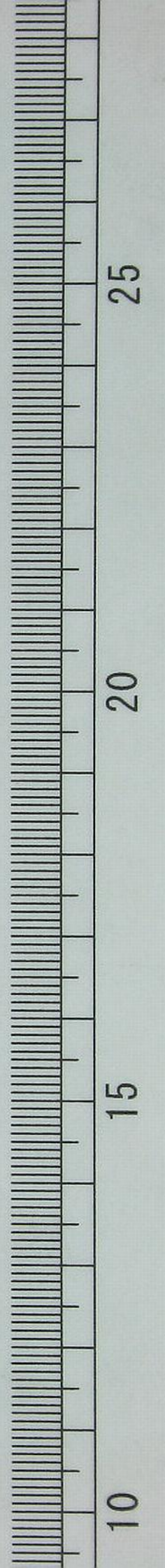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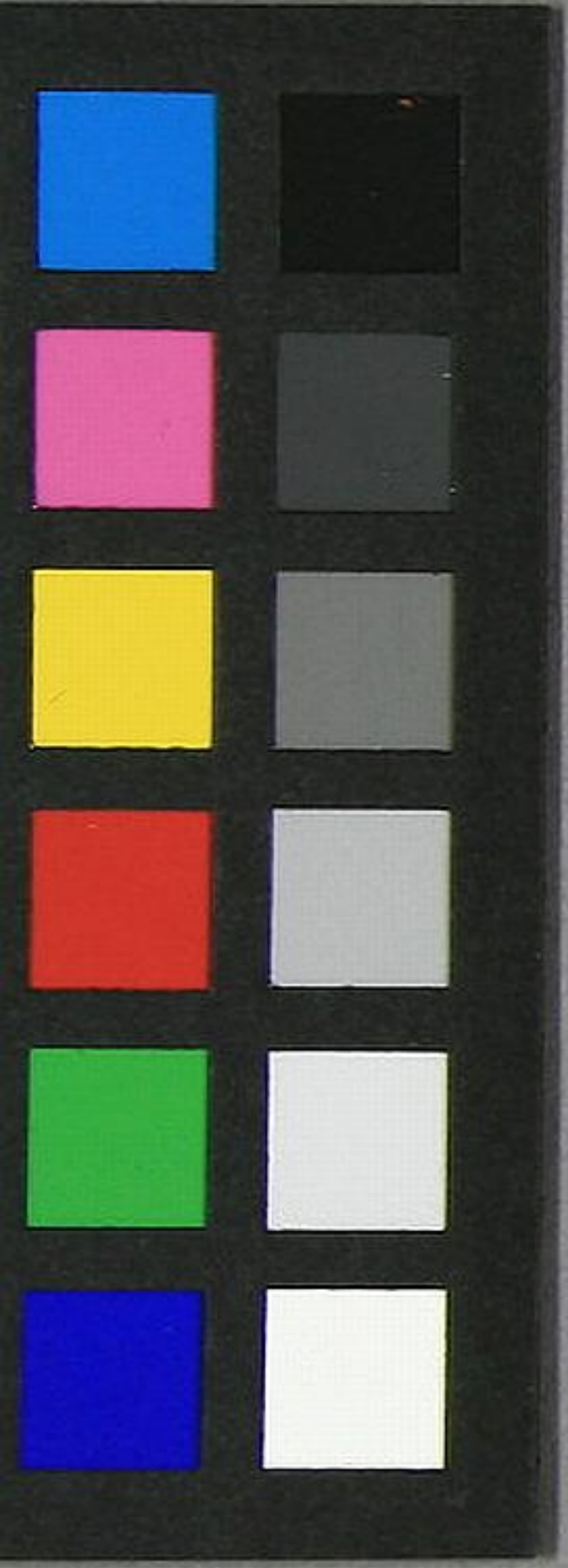
隨園文鈔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3

2



文庫 11

D 233

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7311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礪山公伉儷有氣入費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鼻櫃置戶部東廡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囚于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早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抗弊。滇省有私壓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脚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為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於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權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贏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懽。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

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部誘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為石門呂留曳弟子。

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不變。

大心同。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駢脅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癍如錢。著頰上皆滿。而自皙。精采豐頤。廣額。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

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露車云其惟壯士一人高
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
藥葩瑤數十重鳧藻雁行罔不整最後馬上鼓
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
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惶始罷而提爐香猶冉
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
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
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

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首

然

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
志建書院餼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李
麻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于肆志輒鳴
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
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
學者行肅拜祀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

姦惡則伐。瀦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雜誦。不可於意者。唯暗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為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哺餐畢。鳴騶出清波門。攜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

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素侮張公。首劾之。減死為城旦。春。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於公者。相環矣。賴

不。事。不。言。不。哀。故。

世。宗。知。公。深。排。羣。言。

眷。寵。不。少。哀。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

梓。宮。跪。伏。大。慟。聲。絕。不。能。起。

上。知。其。意。

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

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

賜。珊。瑚。珠。荷。囊。兩。匣。再。

賜。長。子。星。垣。武。探。花。父。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

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

將。弁。往。如。教。卽。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

席。行。舟。檣。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樗。蒲。不。擾。酒。坊。

茶。肆。曰。此。盜。竊。也。絕。之。則。盜。難。踪。跡。矣。先。是。朱。

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儀。敘。

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

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上。不。得。意。公。雖。受。知。於。

文端而為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墘。至浙。遠近村氓以為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呿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

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謚傑。建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

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老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即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

本朝之請本袁枚

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與邊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為限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午其眾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駭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所之乎于國倖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愠色暗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

明人語本

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
恨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
印知縣楊泰將所指揮六日內復命印合者才
而敏楊泰將者修幹僅髻有將貌者也策許之
公出名印合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道表稱貢
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合如策所云
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伎呂宋涉大海數千里
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于此修邊

其能歸耳此如嬰兒食于人小加裁禁立可
餓殺何恆之不能從制軍曷吾言不問吾故未
以此意牒之印合大喜答曰如公言足以辦矣
與泰行臨領百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
焉旁門未商閉戶過從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
國無他怨慮好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
故求田誰再好老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烟慍
縵恨言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

令則之曰中國公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爾國交。開不偃好。汝過乃揚兵于此。大恃我制府。惟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曰。奈熱。奈將禁代。須喜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怒。伏地請曰。誠然糧。豈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

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尚多。通達尚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已而強。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韉。手加額。匍伏進表。責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所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于紅毛。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此可一罵遣之也。紅毛。

國小而強。屢勝呂宋國。大而弱。屢敗。以大国敗于小国。慮四隣輕之。欲洒削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国。恩甚大。可仍命印合往道。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即日搖鵞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攘竊填衢。總督張示禁小錢。且曰。平糶三米。廠宜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

大驚。召廣州知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轉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声曰。吾欲汝保十五日無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知府。跪而請曰。今日難保。而公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慮米不繼。故留餘于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

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
 中倉未竭雨必至民將大反第恐汝違吾言先
 白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
 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
 懽聲如雷越八日天雨米尚餘五千石有奇雨
 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謾曰吾欲絕公安公
 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心震動意在必
 亂吾臥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

先告我以寧我其能無絕交乎公怒其言而
 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于一
 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
 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
 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
 藏之知府探公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
 署藩司之將即真也媵媵然喜公正色責之曰
 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今訊藩司大員而汝乃代

為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長官媚
長官于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人偽供故收藏
之明日將此冊奏

皇上候

聖裁知府陰喝汗下長跪請曰某死罪此案良不實
不圖公公正平恕一至于此求賜還原冊訊明
再啓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令出而遽呼
賜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程事

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
者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
聞之訪之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
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今聞諸員覬覦遷缺而然
事大可疑我悔之折骨此段歉懷曾告阿將軍
知之公不信請質我于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
古人臣風也某請案覆再啓公甫出而知府已
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

未奏擬罪。公于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蹈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仰乞

睿示。

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為之。但當慎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為汝寬也。後程奏入。

上入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粧不食不言。命家人舁至公生祠內焚香膜拜。然

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為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于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為然。竟私用舊法。七年。

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為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旦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忿然。召河東道某

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难于抵牾。謾與兩司
議曰事起解州牧今炭牒下牧足矣。牧懼卽製
巨槌千長柳百餘驅迫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
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三四至巡
撫擾急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往
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蚩氓
也雖生變尚懷狐疑聞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
合山西全省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

其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獨行而暗
與我調兵符相機行事。巡撫強應曰諾。諸司道
及府州縣餞公于郊酒行泣下若永訣者。然公
自省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張
示稱爾曹皆國家愛養元元急迫生變我來非
征爾欲平定安集之肯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
公意閉堡門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
公曰可以知縣而不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

且人衆無所于訪。公曰：以民變劾官。

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吾。何遽不為福。令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手。疏七十二人。喜甚。不請于公。遽往擒犯。歸半途追者至。鎗砲騰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悞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卽以聞。如公言。堡內人推牛

而器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安邑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砲。及他兵器待用。又襍取鋤犁鈎盾。揚言將毀堡。有耿巡撫羽檄下。公發之。蹙額歎曰：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罌。羊百羴。犒兵。命毋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大風。蹄踵蹂踏。烟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

飲。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民。股。并。公。笑。
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堡。前。曰。
縛。七。十。二。人。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
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不。得。已。縛。七。十。二。人。
詣。府。受。遣。次。日。點。兵。三。百。人。而。已。遠。來。足。駭。腫。
手。不。能。弓。幸。無。所。用。歸。營。偃。旗。未。幾。

天子果以巡撫爲民變劾官懦特命大學士訥親來
鞫。駐。省。城。訥。別。訪。亂。民。五。日。檄。公。與。副。將。擒。訊。

公。具。牒。稱。七。十。二。人。尚。多。冤。餘。衆。宜。可。濶。畧。訥。
愈。怒。文。書。火。急。且。曰。黨。惡。聽。衆。公。不。爲。動。抵。擱。
者。三。副。將。意。不。能。無。怯。來。矚。公。無。言。副。將。曰。
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爲。可。耶。妨。五。百。民。命。
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民。與。官。孰。重。君。當。自。謀。
我。不。敢。以。已。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去。五。
百。人。聞。之。泣。曰。攤。丁。非。託。公。意。擒。七。十。二。人。非。
託。公。意。我。輩。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子。

本朝文讀本
袁枚

卧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以俠烈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副將受之來謁公。坐。赧發于面。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啓訥公。訥亦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父子妻女爭來迎歸。扶攜歡呶。祝延之聲數里不絕。獄

具前七十二人者。誅三人。杖十八人。公曰。厲三

健滿洲富察氏

書魯亮傳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雨定閣
 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
 七十許高睚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
 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于莫
 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
 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
 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塵下一

日命攝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為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八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

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禮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渴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盥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母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

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合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晚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

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具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見其人知虧裕故又如若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

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
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
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日○之○退○
魯○不○謝○走○出○至○屋○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
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
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
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

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
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
行○五○日○而○疏○還○中○軍○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
下○先○是○亮○脩○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
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胡○亮○儕○黃○袂○衫○
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
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
人○云○

才身之計不袁枚

書麻城獄

麻城徐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嘆
之而未發也亡何徐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
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于官楊弟五榮疑如松
殺之訪于九口唐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
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証
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
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言其兒故無賴妄言

請無隨坐湯訪。咳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禡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為主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馬人姦。避如松。毆屠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復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瑾其僮河灘。淺為大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正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人言循其衣衿。

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偽認楊氏。賄伴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榻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于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覲覲湯跌。所用伴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伴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

無辭乃烙鐵索使蹠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
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
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通如松取呈如
松督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
再掘井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
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髮髮白
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
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

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為一束李獻宗妻
刲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
聚諸色目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
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
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試
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
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賊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
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

何同範隣姬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
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姬莫
助舉兒者姬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
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
出見姬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姬前戒勿洩
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姬袖手搖不止姬出語
其子曰天平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
自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

知此獄冤苦不得聞聞即自巡撫吳應榮與命
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為大愚色忿然無
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
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偽訪
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
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
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
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兩泣五榮同範等

本朝文獻卷之八 袁枚

即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

日也吳應榮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

旨下適性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

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

妻且自伏竊娼罪適復據情奏

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尚書史貽直督

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

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

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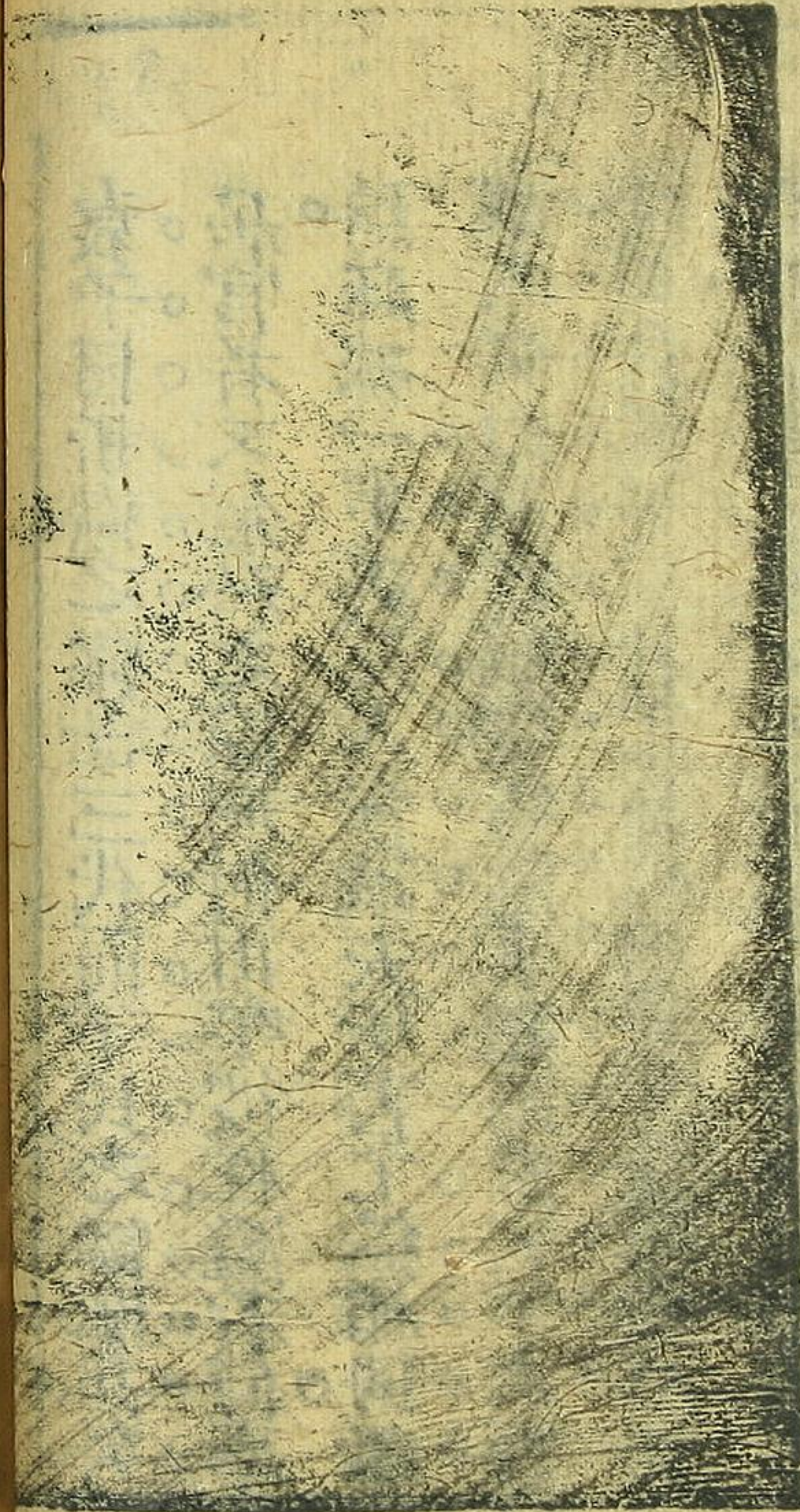
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

事久卒白而輾轉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

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

于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

夫



書潘荆山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聞總督
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
一貴為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為業每叱鴨鴨皆
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為
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
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
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為登荆山床為訣

本朝之書不袁枚

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
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為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
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
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
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轆旌旗器械戰船
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夏門聽取
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
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嫵嫵

如風兩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
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臺大斲黎明拔營行
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榜槳公憂之
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指省載兵者與
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褫守備蟒服與之繼來
者分給牌劄豹豸繡補家賈大喜爭自掉船船
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
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為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

本朝之書不袁枚

本朝文獻卷之八

○讎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
○竹箐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
○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
○辭曰某性嬾非能更事者也賊平仗

○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
○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李敏達公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

世宗詔清查天下農備公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
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

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

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
臣初至未得要領厚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
辦疏成馳奏即許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

二州縣無不屬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
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屬
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
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
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尚書
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闕語一
聽彭所為彭天資險鑿鈞考煩密民吏不堪州
縣擬流斬監遣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

即持

銖批示之曰朝廷許衛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
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嘆口
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羸好與人角屢

蒙

上誨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
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
縣名若干採小紙如豆髹盤盛與彭起分拈之

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寒較手握算至勝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贖罰開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為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

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

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

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

上不為動田懼轉來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賄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于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于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

何于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慢公怙
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
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
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
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
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慢
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慢
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

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于小吏而小吏之理殊
直于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
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人
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
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
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
聞

傅虛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世少無賴以材武入

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
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
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
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悞乃公事不
信如汝意試之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劫冉
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鎚先登賊
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
施棄其戟手榴賊陰而度之小腸出矣賊抱卓

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
園繞賊腸于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
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傅自
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踐之繩三重皆
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韓
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
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艸官兵屢捕無敢格鬪今
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目

人之嘆曰我久當死死于是下值矣我所遺寶
乃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
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鄂文端公逸事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
請公處分公節諸燕寢竟日筦絃鏗鏘口不及
軍事張不得已請問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
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
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聞外將軍主之其
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
或糧不足者當問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權而

飲汝汝尚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伏初。廣泗知恩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卽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五丈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輒頭痛。廣泗到卽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圍已。

卽聚衆張礮。下坡處廣泗心動。不肯下。宿于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枝下。苗驚以爲神歸。盡得其出入要領。啟公招降都溶。兩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

世宗慮廣泗新進好專。命內臣牧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

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人鄒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先是大兵屯巴

里坤山北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于大將軍查
郎阿曰賊不畏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
能往盍學賊移家法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
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年兵無死者馬
驢肥如初敗賊于木壘城殺無算生禽六百人
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煽連楚粵諸孽
陷思州清平

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尚書張照都統德希壽督師貴

州照等奏改流非策

世宗愈怒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效力
軍前會

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經畧銜督兵貴州羣苗呼曰
上請為營老子又來矣慎勿與戰望旗幟輒走
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戰兵為二
故也黔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
兵齊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

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強弩追苗至凱里香山
有牛皮箐當四出之凹深數百丈濶三里苗避
弩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
所得食相枕籍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省徭徠
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
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
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龍鎮總
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噪元

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黑寡膽者號萬人敵每
大呼鷹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
左手格槍石手拔箭射之槍應手斷而黑寡膽
已受箭落馬一目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
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寨苗起應之聚眾鳳
鳴寨寨寨不敵乃密令叅將康世顯等
夜半工六暗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曰聽
號砲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

本朝多請之袁枚

不○動○待○賊○略○近○忽○噉○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
後○奇○兵○公○賊○敗○走○追○之○盡○俘○其○眾○元○生○手○擲○
一○賊○公○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
大○駭○以○為○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鎮○旗○纛○即○逃○無○
敢○格○鬪○者○

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
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
隸子弟然

稗事二則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妾相國家
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隱文端
調其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平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
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
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
我而遽奏

本朝多請之袁枚

本章文讀本袁枚

上乃以

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為聽請乃已
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翟衣至
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為櫛沐衣履祿飾花釵
爛然八旗命婦皆嚴粧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
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璽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

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也

若助封徐氏為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

如

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內監引相國
拜夫人夫人驚蹴踏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
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禱之儀內府梨園亦
至管絃鏗鏘肴香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為相
國夫人壽酒罷入權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

本朝文詩才袁枚

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家運耶公繼室鄂

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

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

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

抽身者兩文端為之莞然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率祥

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為萬不得已

者而對曰士俊不肖其科翰林也田以為測已

愈惡之每見嗔喝吹毛索瘢王憂懣不食幕府

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

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

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鹽地稅民不能堪

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

曷若萎腰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

本朝文讀本 袁枚

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曠田所為而
屈于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
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曰果具疏劾
王楊伴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人之故借
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
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擢他是中之使轉身不
得田領之王威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

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挽悲不能自止楊亦

滋○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
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
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
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
高○廉○道○尋○擢○布○政○使○出○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
位○

本朝文讀本

百零五

史公張秋治河記

乾隆十六年夏六月二十八日。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旆而下。出延津。逾長垣。東明。達齊魯。壽張。東阿等郡。川瀆來。滙如馬逸不止。秋七月二十日。水穿張秋之掛劍臺而東。由大清河入海。當衝者城不沒三版。民怔忡無措。號泣者相環。諸河官色變而言。或請塞掛劍臺口。或請柵麥田。下疏其流。或請貸百姓金。聽白遷充沂道。

不真之言之袁枚

史公抑堂止之下。令曰築南北隄二百丈。母稍
遠。緩成水不左右衝。民稍安。公乃上書。總河顧
公曰。掛劍口已為江河矣。黃流稽天。隄根茫茫。
將焉置土石。欲挑濬者。此刷彼淤。畜鋪無所施。
夫上源不斷。待急下流。是屋梁之崩。而輔以數
杙之支。不缺則敗。為今計。宜聯豫東兩省。為一
局。急塞陽武咽喉。既斷流。乃從事于東。東所漫
處。宜棄故瀆。開新河。易西岸為東岸。旁築兩隄。

如翼東而張之。增二壩。過水北行。如此則河力
漸退。功可成。有他變。某請身當之。書上。當事者
壯公言。報曰可。公乃駐節河上。轉巨石。仆大水。
審形。司馬別駕行節。料丞若尉行。冬十一月十
一日。集陽武口。十二月朔。黃流絕坡。河積水消。
再四日。告成。清流如鏡。水波不揚。萬姓曲踊。百
貨。魚。貫。費。一。萬。有。奇。是。役。也。微。史。公。幾。始。袁
枚。自。陝。歸。泊。濟。寧。公。以。其。狀。來。曰。夫。河。決。無。期。

不真之言之袁枚

而算須有定。余豈矜而自功。耀後人哉。然通變之用多所參證。則詳而益明。昔趙充國屯田于邊。勅上文書曰。須為後法。余慕古人之用心。需子之筆墨。將使後之治河者有所考也。枚曰。諾。遂紀其實于碑。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枚伏見

聖朝嘉惠元元。隆天重地。每遇賑災。動費水衡百萬。又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冬留春送之例。枚奉揚仁風。方愧不能宣布。敢議成憲。以屯富哉。但意美而法未良。或法立而弊生。均宜變易。增改以扶政體。而厚風俗。從來州縣勘災。親歷村廬。尚多匿飾。若外來流民。無從核

身之計不袁枚

辨惟有遵例資送而已送回本籍官又不必核
辨惟有遵例補賑而已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
落無災本籍必難入賑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
送又借資送文書以罔本籍是兩相冒也鄉保
不得問其名丞尉不得詰其偽也定例夏災不
出五月秋災不出九月所以然者以夏秋麥禾
未枯尚可耕種故耳今民橫此例于胸中兩
賜偶愆早已奔馳田災未成心災先定定例

賑銀月給錢二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者相
較其利孰倍彼負戴之民自食其力每日所獲
未盈此數然其妻子自養其行李自備今束手
無事而所得相讐有司又為之養家室僱舡驢
護送出境假使去而復來周而復始當商賈之
經營則奈何州縣胥役在經制者多至百名少
不過五六十名流民所集少亦千計以一役送
十人千人必得百役一縣之中征徭集訟皆役

事也。正役無暇，必僱白役。白役無費，必填虛名。就有聰強州縣督率，叫呼極意，澄肅然以十人而當一役，役不能管束也。以一官而解千人官，不能彈壓也。以江河之風信不齊，不能保其前，後之不聚積也。既聚有千人，不能保其不能為風塵也。且其男婦嘖嘖，敢廉恥喪矣。子女遠攜，故畧賣多矣。喧襍嘔穢，故疫癘起矣。相引為曹，故勢力橫矣。當其時，船戶之避流民也甚必，陸

風波而村鄉之畏流民也甚于畏盜賊何也。船戶載客，按路計資，一家之命惟船托焉。今例載流民，船百里十錢，不敵民價之半。阻風數日，價不能增，或被流民據為廬舍，焚棹毀篷，船戶莫敢誰何。惟有一聞資送之信，橋藏港伏，以致舟楫不通，百貨滯積。村鄉防盜，偶然禁嚴，流民則絡繹而來。大者篡糧，小者伐樹，在鄉民以為告官懼累，姑且隱忍。而流民自以為

本朝少講才袁枚

朝廷尚且資送以客待之故任意鴟張枚愚以為古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少本地無賑故迫而為餬口之謀今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多遍地皆賑故轉而生游惰之志孟子曰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其病在有司莫以告也今皇上愛民如子誰敢不告災民自當靜守本鄉聽官覈勘毋得出境其不得已而出者亦不必遏抑阻禁之也其無所資而來者自無所資而去何

必紛紛官辦譬如人家子弟偶有疾苦捨其父兄不顧號呼而遠投千里外之賓客其子弟必非善長矣四方賓客又不問其子弟之是否良莠而栩栩焉概為設餐授館以歸其父兄其賓客亦太豪舉矣資送之宜停亦猶是也枚請公嗣後辦災一以根本為主而枝節莫與焉所謂根本者災民之本州本縣也與其設賑于四方以引其流誰不如加恩于原籍使安其水土申

本朝少講才袁枚

報寧速查勘寧周耀羅官廣撫恤寧厚如有不
軫民艱致凍餒死亡者嚴加劾奏如此則于養
民之仁心治民之政體兩無所妨而校于負了
之責亦庶幾免戾焉謹白

上陳撫軍辨保甲狀

校聞為政之道將以便民也然求民便必先求
官便何也官便則其心樂而為之雖殫精竭思
而不自知故所為之政亦致精而不苟若張一
法而先使奉法者愕然而阻權求捨去之不服
則雖順附以副上意而徒文具之為其便於民
也亦希矣雖然使果便於民即強吏而行之亦
可也若名便民而實擾民則雖大府所行例不

榨于未吏而明公忘其尊而聽焉亦足彰大君子納諫之雅公督造保甲一檄枚竊惑焉江南戶口大縣百萬有奇小縣十萬有奇十家為甲百家為保其甲保無算甲置一牌保置一册其刊刻紙張繕寫之費又無算來檄以不給丁漕費給之每縣僅數十金如何得足然猶謂逾數歲而一行官吏猶可支吾而保長無苦或不至有驚擾而求免者今檄文曰立循環二簿一在

縣一在民遇有遷移註明册不每逢朔日保長送衙繳換毋許差擾如不行新查則所造册一二年內即為無用云云此斷不可行也即以江寧論之城內居伙房者一宿輒云上河為簿夫者風順輒去一日之內其遷流來去變動改換者難更僕數也既不能逐時逐刻而為循環則甲日之簿乙日已無用矣况以三十日為一月乎更何所謂一二年也一郡中自鄉至城遠者

一二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保長非農工卽商賈一日廢業十日凍餓令令巡簷扣屋執途之人而詢曰某來去某生死某販脂某賣醬無論良民不肖爲必紛紛告退就令拘廵萬方應其名而任其事隣里鄉黨亦將怪而叱之及至月朔則又將裹糧騎驢奔趨縣堂抱冊者慮損傷投宿者需旅店苦累甚矣且州縣之司閭無幾而官衙之啓閉有常冊衆人襍舛錯必多擾

受既親關防必弛其間數百人者或罹于寒暑之故或中乎風雨之災能無怨乎保甲中奸良不一勤惰不齊勤者來惰者不來將聽其壞法乎將終不免于差擾乎良者直書點者加之變亂其能坐照以知之乎抑將假書吏以耳目乎簿籍數填必易新冊重重之費將以累其子孫乎抑亦官指而吏償乎夫保甲之行將以弭盜也盜賊日攫貨而匿之捕擒官拷猶呼冤誣令

使其戚隣爲鈎鉅跡未形難以白官踪跡既
形且畏反噬恐姦民不服而良民反罹于辜且
既不能責之以事前之稽查而徒責之於事發
之連坐雖商鞅韓非亦復不忍又謂保甲之行
便災賑也不知愚民避力役平日報口多減災
民貪賑臨時報口多增官縱聽強不能記人妻
女識人親朋勢必聽其指東畫西詭對強認而
平日所存之冊與異日所賑之冊多少懸殊終

難爲準然則珥盜察賑將聽其漫無稽考乎曰
保甲者珥盜察賑之一端而非其本務也本務
何在在州縣官得人而已得其人柎楊刁鋸皆
仁民之物也何必保甲不得其人詩書官禮皆
毒民之具也何況保甲此其說豈讀論語而知
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其如何足兵食不
言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其先勞何事不言冉
有問加衛之庶曰富之教之其如何富教又不

言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
期年三月之何政何令又不言他若子路自命
治賦冉有自命足民其如何治賦足民法亦不
質之於孔子彼聖賢者豈好為空言而不一核
實事哉人各有才地各有宜時各有當民各有
俗不可執一為兢兢也兩漢循吏最多所以然
者皆行其所欲行不行其所不欲行故權一而
事立後世一切伍符尺籍皆張死法以束生人

陸機曰察火于灰不見洪壯之烈今所行古人
之法皆古人之灰也枚方望公一切捐之專心
察吏擇一二賢者與共治民庶幾有濟今縱不
能如此而轉生法外之法不已過乎且保甲亦
未嘗不可行也十室之邑烟戶無幾吏能周巡
原可瞭然然總在其人之自為辦治從容有成
不在上之約束驅迫之也若公檄嚴催臺使必
到限期孔迫逐層核轉生無數搜駁書吏蠶食

不取之言才袁枚

自上下下如葉至根究其所極終累百姓枚豈
不知陽為遵奉虛張冊籍塗改姓名明公必不
能案覆而料檢之然欺公公喜而枚心不安迹
公公怒而枚心安故敢布其區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先生以大儒總裁三禮命諸翰林條對所見枚
年少不學何所妄言但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
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微文大
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禊矣
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為斷而三代之
禮定引論語為斷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贊周易
一正雅頌志欲行周公之道形於夢寐豈有周公

本朝文讀本

手○定○之○書○竟○不○肄○業○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詩○書
外○惟○禮○加○一○執○字○于○石○經○為○藝○字○蓋○詩○書○有○簡
策○之○可○考○而○禮○則○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條○禁○約
也○故○孺○悲○學○喪○禮○於○夫○子○而○夫○子○亦○常○問○禮○於
老○聃○使○儀○禮○有○書○周○禮○有○書○則○人○人○依○書○而○習
之○足○矣○又○何○執○禮○學○禮○問○禮○之○紛○紛○耶○孔○子○拱
而○尚○左○弟○子○皆○左○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
某○也○有○姊○之○喪○故○也○使○尚○左○尚○右○禮○有○明○文○則

諸○弟○子○早○已○習○之○不○從○書○而○從○師○何○也○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盛○時○而○言○也○周
公○兼○三○王○思○四○事○必○有○宏○綱○巨○旨○在○人○耳○目○者
故○夫○子○於○夏○殷○言○不○足○而○於○周○則○願○從○焉○子○曰
文○然○質○則○史○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與○其
奢○也○寧○儉○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衰○世○而○言○也
春○秋○禮○壞○樂○崩○必○有○繁○文○縟○節○增○飾○已○侈○者○故

本草文讀本 袁枚

夫子以先進正之。而於奢儉文質。三致意焉。若
夏周禮儀禮。當時具存。則籩豆臚麋。升降禘襲
其嚴若彼。其細若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自上
下下習慣自然。又安得有先進後進。從奢從儉
之分哉。後儒以禮證之。詩書不合。以禮證禮。又
不合。於是附會以為周公未成之書。夫周公相
成王。夜以繼日。猶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偶
偈著書。其門下士亦必無區不韋。淮南王諸客

也。後世學孔子者。莫如孟子。証春秋者。莫如左
傳。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其詳不可得而聞。言井
田經界。亦以意為之。而引詩及龍子之言為證。
使當日周禮尚存。則郊遂川澮之名。歷歷可數。
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竟目不一
見。此書其所守者。何道也。子產爭承於晉子服
景伯。却百牢於吳。不引大行人之職。以折之。欲
至懼金奏。知罃却桑林。亦不引大司樂之職。以

本朝文讀本

之。其。言。之。表。故。

謝之諸賢皆博物君子而所學乃不知鄭馬其所博者又何物也仲孫湫曰魯秉周禮未知周禮何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易象春秋即周禮也非別有所謂周禮也昭公名知禮太叔儀曰是儀也非禮也古之人且賤儀而尊禮矣而何儀禮為經之說乎若魯所守先世之禮與他國所存周家之書亦未嘗無一二百考者史克對宣公曰先君

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作誓命曰竊賊為盜盜器為奸單子稱周制曰列樹以表道列鄙食以表路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申無字曰文王之法有亡荒闕此數者者考之今之周禮絕無其詞豈左氏之所引者亡而左氏之所未引者反存耶抑左氏孟子均不足信而惟今之周禮儀禮為足信耶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豈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

大明之讀本

必然不辨其真偽。不摘其純疵。而概以爲先王
之書。莫敢眡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劉
歆新莽。無論已。荆公方正學。俱以此書誤世。而
當時爭之者。俱就事論事。而未嘗有一二豪傑
之士。直指周官周禮之非聖。破其所挾持。以致
人主不悟。而天下陷於敗亡。爲可歎也。總而論
之。今之周禮。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
最大。晏子事景公。學甚正。今所傳之書。殊駁必

非管晏所作。夫以禪霸之才。後人擬之。而不類。
况周公乎。以無關重輕之管子。晏子。後人尚附
會之。况周禮乎。當今堯舜在上。禮樂明備。願先
生纂修之際。存疑多。存信少。方可以質聖人。垂
後世。而不惑。故以先儒之疑三禮者。陳之於
前。而以枚之疑三禮者。附之於後。其中或有與
先儒暗合。而枚目所未見者。亦不免爲無意之
雷同。謹條列于左。

疑儀禮者謂班氏七畧劉歆九種尚無此書
聘禮芻豢之數與周官掌客不合先儒教繼
公淇若水俱疑之若按之所疑者不止是焉
按大射即燕射鄉射即鄉飲酒禮君之燕臣
非其大夫即其卿士鄉之賓介為鄉大夫鄉
先生皆雍容揖讓非若後世之考兵校武也
乃大射禮曰司射者摺朴升堂乃去朴鄉射
稱射者有過則撻之以行禮之場為行刑之
地過矣聘禮賈人版積取圭鄭註賈人在官
知物價者夫聘以通兩君之好藉圭將敬而
乃令賈人與之以廉讓之堂為交易之所過
矣觀禮參蕭之詩康王之誥是何等華飾而
儀禮則云諸侯內袒下廟門之外尚嘉禮之
行作受刑之狀不祥可憎作偽更可憎篇首
不言告祖禰告社稷宗廟山川以及在道習
儀而竟始于郊勞其後享獻諸禮亦不見于

篇中二鄭援周禮為解謂諸侯有四時之見
朝宗禮備觀過禮省此春秋見天子之禮也
夫諸侯非能一歲而四見天子也將各以其
方而各趨其時是在西北之諸侯終不見備
禮矣司馬司寇惟國君有之大夫家無有也
春秋魯三家僭妄叔孫有司馬駟蔑一見而
已乃少牢饋食禮曰司馬判羊司士擊豕是
卿大夫家皆有一司寇司馬也周禮凡射王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鄉射大夫士之禮也
其終竟奏騶虞左氏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乃大射禮公即席亦奏肆夏燕禮賓及
庭公受爵亦奏肆夏又稱諸公席三重按尚
書顧命王席三重鄉射之公安得相同且周
制天子置三公二王之後為公諸侯以下于
其國稱公乃燕禮侯國之臣有所謂公者位

在卿大夫上若楚之棠公葉公者然何其僭也喪禮諸侯懸壺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大夫母之喪創巨痛深發乎不得已所謂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交南朝王秀之一達人耳猶禁子孫代哭曰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大射有樂而燕禮無之鄉飲有樂而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無之是重其所經而輕其所重也稷在某黍在某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牲體有腸五胃五一骨三骨之分此詳其所不必詳也冠于廟而不及其祖廟既冠見君見母見鄉里士大夫而不及其父國君享卿大夫只屠一狗此畧其所不當容也天子率土之尊諸侯一國之尊其服之重如一宜也今卿大夫有采地者貴臣重臣無不服斬是與國君無別也國君之尊

其絕旁親宜也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既以期而降大功矣而尊同又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亦遞降如大夫而尊同者不降大夫之妻於夫之姑姊妹在室既嫁皆小功惟嫁于大夫者不降若不為大夫妻又降總麻不幾于無服乎周道親親而喪服之貴貴又何至于此柯耶又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夫與尊者為一體不降不可也而竟使人無其母亦不可也喪服曰有死于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夫宮中之所死其為妾媵無疑以妾媵之微廢祀典之大豈論祠蒸嘗竟可廢耶慈母無服而乳母亦總豈乳母以名服而慈母反不可以名服耶士相見禮賓五請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禮忽而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者數十次大煩孫為祖尸

父拜其子明曰賓尸子為父客太戲贊何人
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也相拜也大
賁一主耳而有練主有虞主有苴有重有墮
有鈞祖有總爵有纁祫有棘心義有銘旌一
祭耳有尸有祝有茅鼓有雍正有佐食有賓
有上利有下利有上餼有下餼有侑有司宮
有司馬有司士一昏耳而有贊有御有媵有
媵舅有宰姑有司紛紛擾擾殊非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之旨按漢初高堂生始傳士禮十
七篇而今書不止于士禮若燕禮大射聘禮
不食大夫觀禮五篇皆諸侯之禮也喪服一
篇總包天子以下之服制然則所謂士禮者
僅十一篇耳或后恭及門人慶管等取諸他
禮以應其數而非高堂之原本亦未可知而
其可疑則大概相似○周禮載禮較儀禮紙
謬更甚先而括括亦更多故所疑百十條不錄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探訪
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畧記先君子
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
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為律
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

朝所定大清律

聖君賢臣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

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
可及者。正在疎節闊自。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
其意于言外。蓋人之情偽萬殊。而國家之科條
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為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
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為如是。斷獄固已
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
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
吏。而有餘于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為萬三千盜
賊。遂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交
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
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
有要。無所喜怒于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
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徃于愛憎
發于倉卒。難據為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
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曰若網

之序不詳之哀候

在網若夫例者引彼物以省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一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臆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以舉其詞引例者曲為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

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律之設豈徒為臣民觀戒哉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悞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為律後王所定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為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刻狀于左伏候採擇

一調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律所無而新例所增也事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

謂無異調者和之未成者也其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實生意外其意內之杖尚在難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哀憐夫調之說亦至不一矣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騰穢褻之口或加率戾之狀其自盡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慚或榮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嗚貞或別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臨時詳審分別辨治若概定以絞則調之罪不異于強也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謂人人自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之自盡皆出于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女不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不旌烈婦所以重民命也調姦自盡較殉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既子之旌又抵其死不教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年少某悅鄰女揖而自媒女拒之再揖

而謝女歸縊死某竟擬絞合郡之人以為三

揖三讓而死未免可惜哉

皇上哀矜民命凡調奸無手足勾引情節槩不予

勾責

幸免罪寧失不枉之意

一律註內始強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律註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者為強此說是也然既以裂衣毀膚有人聞知為始強之據又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為終和之據耶夫相愛為和女既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為強耶在被姦者必曰以強終在強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專為照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為強而不自盡者為和是率眾強而為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果清貞偶為強暴所汚如浮雲翳白日無所

為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
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強者之罪則不可不
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為陰
德然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強
之是為而到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
矣或曰終和之據以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若
為和不知啼呼之聲果聞四鄰則姦且不成
而強于何有強者大率華門蓬戶四鄰無聞
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即或聞之又誰
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實證之以陷人于死
地乎然則始強終和亦終于無據而已矣律
曰強者絞未成者流語無枝節何等正大註
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險徼倖者多按律又
強者誅和者前杖凌暴之徒既已辱人而又
引與同杖以眾辱之惡莫甚焉就使婦志不
堅自念業已被污而稍為隱忍以免傳播其

心亦大可哀矣較夫目挑心與五相鑽踰
罪當未減是始強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
子擬杖猶輕女子擬杖已重愚以為律重誅
心強者女當死調者女不當死然而或死或
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強者之心業已迫
人于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本
不迫人于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
其所輕輕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于北魏太和
五年金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為
允當然律稱奏請
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依
例允行愚以為為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
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
惑與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
之所矜也夫殺人者之父何與于被殺者

之冤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親殺
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有恩赦而故犯者
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
劍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母不
能教子致陷于惡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或
聖王仁政務出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一尊長殺卑幼律得減等尊名分故也考史
册亦頗不然漢賈彪不按盜賊而先按再殺
子者曰盜賊殺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
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殺子也趙廣漢
以丞相夫人殺婢曳夫人跪庭下受訊是大
人不得殺婢也唐敬宗時姑鞭婦至死有司
請償是姑不得殺婢也馬端臨曰子有罪父
不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斬胡總芳姦子歸葬

皇上特絞徐某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
及愚瞶以為父母之于女家長之于奴婢
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甚者姑殺婦妻殺妾
也婦與姑本非天屬或待年之女幼住夫家
受姑凌逼力難抵攔或悍妻嚴加動用非刑
地方官拘于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命
較之雞狗所值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
期是殺婦者即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為
之親是殺妾者即殺夫總屬親也在民家為
婦為妾在

國家皆為百姓在天地皆為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辜之百姓而惡姑悍妻乃能殺
無罪之蒼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
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將尊長非理殺卑幼者別將冤
酷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者實多

48-11984

